

◀ 李桂丹烈士生前留影於杭州笕橋機場【照片由作者提供】。

· 莊秉漢 ·

碧血灑長空

武漢空戰

1938
FEB. 18

空軍「四大金剛」之一 李桂丹烈士（下）

Lee gui-dan, 1913-1938

翌日，日軍惱羞成怒，又派出三十餘架飛機傾巢而出，大舉襲擾杭州；然而第四大隊在「八一四」當天獲得全面大捷，笕橋機場無人躲警報，沒有人害怕敵機。李桂丹身為第二十一中隊長，再度親率部屬攔截掃蕩日機，他駕駛「二一〇一」號機，一路追逐敵第二分隊至曹娥江口，並迎頭擊落敵機一架，他接著又與第二十二中隊分隊長鄭少愚相互配合，協力追擊一架，在追擊過程中，他們遭到該架日機の後座機槍猛烈射擊，鄭少愚的座機起落架和李桂丹的飛機上翼均中彈，他們沉著應戰，密切合作貼近攻擊，成功聯手再度擊落一架，這是李桂丹兩日來擊落的第三架飛機，分隊長王遠波、譚文兩位及隊員王文驊、苑金函各擊落一架，由李桂丹所率領的第二十一中隊，在這場空戰痛殲日機六架，是繼笕橋「八一四」又一場輝煌的勝利，李桂丹中隊長的名號不脛而走，成為全國家喻戶曉的空戰英雄，由於他豪氣干雲、作戰勇敢，與高志航、劉粹剛、樂以琴一併被譽為中華民國空軍抗戰初期的「四大金剛」，也堅定了

全國軍民抗戰必勝的意志。

自「八一三淞滬會戰」開打以來，儘管粉碎了日本的野心，但日本作戰飛機本是中華民國的九倍，縱使我空軍發揮「以弱制強」、「以寡勝眾」的筭橋精神，但經過輪番升空作戰，中華民國空軍妥善戰機幾乎消耗殆盡，當時國內無法自行生產戰機，又沒有航空工業，蘇聯為避免被德、日兩面夾攻，知道我們迫切需要飛機，便為其自身利益，刻意抬高價錢，賣飛機給我們。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航委會要求第四大隊剩餘戰機及任務交由第五大隊接替，由高志航大隊長率領李桂丹、毛瀛初、董明德、劉光漢、樂以琴等優秀飛行員赴甘肅蘭州接收俄製伊-15、伊-16兩款俄製驅逐機，並進行換裝訓練。

同年十一月一日，李桂丹升任第四大隊副大隊長，當時上海乃至整個華東地區的空中優勢逐漸喪失，制空權慢慢轉移到日本手中，高志航大隊長眼看淞滬戰場就要朝不保夕，心急之下率領十五位飛行員駕駛伊-16先飛回南京去參戰，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自蘭州飛抵河南周家口機場加油時，因為日機猝然來襲，高志航大隊長堅持要升空禦敵，日機投下一枚炸彈，在他的座機旁爆炸，高志航全身血

肉模糊，壯烈犧牲時，年方三十歲。

高大隊長殉國後，第四大隊其他隊員化悲憤為力量，仍繼續留在蘭州進行整補、訓練，李桂丹臨危受命擔任代理大隊長職務，當時有名記者訪問李桂丹說：「以我們空軍的實力，對付日本是否可以得勝？」李桂丹堅定地回答：「我想不成問題，日本空軍的實力，我們有很詳細的調查，而且有極確切的認識，實際並不比我們強，假使拿我們的全力來對付他們，我覺得有十分把握可以勝利。」他的一席話，在高志航殞命之際，大大的激勵了國人對中華民國空軍的自信心，李桂丹這位新上任的代理大隊長也鼓舞了筭橋飛行員的士氣，並起到了安定人心作用。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四日，李桂丹以輝煌的戰績，獲得真除第四大隊大隊長一職，在此之前，他在空戰中已有擊落敵機八架的光榮紀錄，只是抗戰初期湧現的空軍「四大金剛」一一殞落，僅剩李桂丹一人仍心志未滅，擔負起凌雲御風、捍衛領空的使命。

淞滬失陷後，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但是軍事委員會設在武漢，大部分政府機關仍在武漢辦公，武漢是當時中華民國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中心。當時日軍相信只要拿下武漢

，定可澈底摧毀國民政府的作戰力和意志力。於是日軍在攻占南京、蕪湖、杭州後，利用佔領這一線的機場不斷襲擾轟炸武漢。不過，同時中華民國空軍力量開始逐步向武漢轉移，準備對日軍給予沈重的打擊。就這樣誓死「保衛大武漢」成為國軍保家衛國的信念，而「保衛大武漢」的戰鬥，首先發生在武漢的天空，交由空軍第四大隊正式打響。

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七日，航空委員會嗅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徵兆，空軍第四大隊李桂丹大隊長突奉命飛離老河口訓練基地，第二十一中隊、第二十二中隊進駐漢口王家墩機場，第二十三中隊進駐漢口北方的孝感機場，李桂丹大隊長抵達漢口王家墩機場，立即擬定好作戰計畫，空中戰鬥發生時，他要和二號機鄭少愚、三號機張光明、四號機巴清正為第一編組群，駕駛四架伊-15雙翼式驅逐機飛行在六千米高空，第二編組群為第二十二中隊長劉志漢率領七架伊-15，負責六千五百米空域，第三編組群由第二十一中隊長董德明負責帶領十架伊-16單翼式機在七千米擔任支援掩護的工作，第二十三中隊長呂基淳則率八架伊-15，高度六千米，從孝感飛來加入戰鬥。

二月十八日，日本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所屬木更津及鹿屋航空隊，十五架九六式轟炸機，分別從南京、蕪湖機場溯江而上，直撲武漢，在日本海軍第二聯合航空隊第十二、十三航空隊共十二架九六式艦上戰鬥機的掩護下，準備執行空襲武漢任務，正式拉開武漢空戰的序幕。

同日中午，武漢地區到處都是烏雲密布，在預警雷達尚未誕生前，只能依靠人工雷達進行搜索，特別是時候不佳，誤判或延遲發布警報機會就

會增加。因此，當武漢市區響起了尖銳的空襲警報聲，此時日軍飛機早已迫近武漢十幾公里的距離，離武漢最近的漢口機場發出空襲警報後二十分鐘，我方作戰指揮部才緊急下達起飛令，此刻敵機正好臨空而至，這無疑給李桂丹喪失一個洞燭機先占據空中高位的好機會，但是作為大隊長李桂丹和「空軍戰神」高志航將軍相同的硬脾氣，那就是「豈能讓敵人飛機飛在我們頭上！」下午十三時，在李桂丹的指揮下，他和鄭少愚、張光明、

巴清正第一編組群奮翅效命接續起飛迎敵，由於漢口機場跑道規模有限，第二十二中隊長劉志漢所率七架飛機，和第二十一中隊長董德明的十架飛機全部起飛完畢，需要等待十到十五分鐘時間，因此，首先起飛的李桂丹必須扛起空中「纏鬥」的任務，這個「纏鬥」的意思就是無陣型的戰鬥，就是亂打亂鬥，所以其慘烈程度可想而知。

大隊長李桂丹所駕駛的伊-5是雙翼式飛機，雙翼機有項劣勢，就是



▲國民政府追晉李桂丹為空軍少校，明令褒揚優卹【照片由作者提供】。



▲中央航校精神堡壘上篆刻著「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這份精神使每位覓橋人矢志凌雲御風、有我無敵，擔負起捍衛領空的使命【照片取自航空教育展示館網站】。

間，他決定以自己為誘餌，吸引敵機輪番攻擊，他無視圖存生機，陷入敵機的火網當中，最終他的座機機身已是千瘡百孔，在離地還不到二百米，突然起火爆炸，慨然血染長空。中華民國空軍最年輕、最勇敢的大隊長，二十五歲的李桂丹，就這樣壯烈成仁，一代算橋王牌飛行員就此捨身

飛行速度慢，無法快速爬到高空域位置，僅速掌握制空權，當李桂丹起飛過三分鐘之後，他座機尚處四千米高度爬升，離原計畫作戰高度六千米，仍有一段距離，機敏的張光明發現到後上方有日機飛到我們上空，成群好整以暇準備俯衝而下，張光明迅速靠近李桂丹的總領隊機，以手勢示警。此時，十餘架敵機判斷出李桂丹座機是首批升空的十一架飛機的指揮官，日機就像是目光兇殘成群結隊的豺

狼，緊緊盯住這獵物，大隊長李桂丹成為敵機首要攻擊的目標，他正身處絕境之中，他奮力拉起機頭作大仰角的爬升，躲過了日機第一次俯衝攻擊。不過隨後被數架飛機咬住不放，李桂丹展現了嫺熟的韌性和纏鬥能力，他在空中左衝右突，與敵機周旋追逐好一陣子，奈何單機格鬥難敵日軍群起圍攻，所謂「雙拳不敵四手」，李桂丹只好壯士斷腕，希望個人的犧牲，能幫助僚機爭取多一點爬升作戰時

殉國，他也完成了誓死「保衛大武漢」悲壯承諾。

第三編組群的第二十一中隊長董德明所帶領十架伊二〇單翼式飛機，在李桂丹單機格鬥所犧牲爭取到的些許時間裡，迅速爬升爭取到較高位置等待日軍飛機到來，果然遇敵驅逐機十餘架，柳哲生獨力擊落一架，董明德、楊孤帆、柳哲生及二十三隊副隊長劉宗武等人共同擊落一架，李文庠、楊孤帆、王特謙及韓參合力擊落一架，王遠波、龔業悌與王特謙共同擊落一架。而第二十二中隊長劉志漢在避開首波日機攻擊後，他在纏鬥中用半滾筋斗，咬住敵機尾巴，將它擊中起火墜落，劉志漢的隊員馮汝和更是擊落敵驅逐機二架，張光明擊落敵輕轟炸機一架，吳鼎臣擊落敵驅逐機一架。在國防部史政局編印的《李桂丹烈士傳》有提到：「是役為武漢上空四次大會戰中之首次，共擊落精銳驅逐機十三架、轟炸機一架，寫下光榮燦爛之空戰史。」

二一八武漢空戰大捷中，日本第十二航空隊的王牌飛行員金子隆司大尉（相當於大隊長）中彈墜機身亡，中日雙方大隊長都在這場空戰中殞命，可謂戰況慘烈，但也是中華民國空軍自抗戰以來，取得最大的一次勝利。

，二月二十一日，武漢三鎮舉行了盛大的「慶祝空捷」及「追悼李桂丹等殉國空軍將士大會」，武漢各界在漢口總商會舉行公祭，蔣中正委員長親臨主祭，國民政府追晉李桂丹為空軍少校，明令褒揚優卹。

李桂丹大隊長殉國後，他的東北老家，當時沒有人知道噩耗，家人一直等著李桂丹寫信回來報平安，但是等到的卻是蔣中正委員長特派員送來遮掛黑紗的李桂丹遺像和遺物，還有一封蔣委員長親筆信《致李桂丹烈士家屬的一封信》，他的母親李周慶貞女士看到此情此景悲痛欲絕，白髮人送黑髮人之憾。同年九月，蔣委員長派專人涉險來到已經是偽滿洲國的李桂丹家中，將李桂丹的老母親和姊姊接到重慶，給予適時的關懷和照料。民國三十八年，李桂丹的老母親和姐姐追隨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李周慶貞老太太九十大壽時，先總統蔣中正還特頒壽軸以彰忠節，可以說是足以寬慰李桂丹大隊長在天之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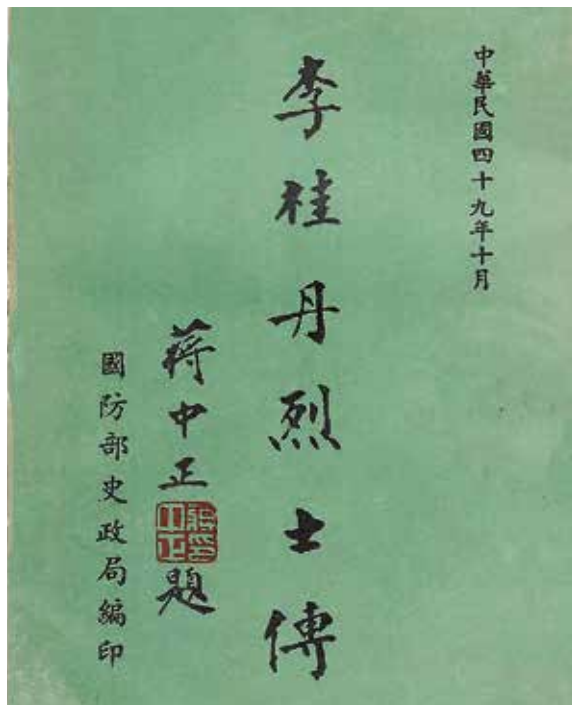
美國歸國華僑，投身抗戰的空官第十一期朱安琪教官曾說：「笕橋畢業上戰場，學員的生命便開始倒數計時，能活過六十天就算長壽，犧牲時的平均年齡不到二十五歲，我們的空軍英雄們早已將生死置之於度外了。」而李桂丹執行作戰任務不幸殉職年齡正好不滿二十五歲，抗戰初期湧現的空軍「四大金剛」，用自己的青春捨身為國，捍衛國家領空，他們的英勇事蹟深深激勵中華民國空軍。

中華民國空軍最重視的「笕橋精神」與「忠勇軍風」，這是承襲了誠如李桂丹等先賢先烈們胸懷滿腔熱血、犧牲寶貴生命而來。我們相信，英靈偉烈，必將永遠縈繞長空，永遠守護著國家與人民；也將指引著未來更多繼往開來的空軍人，不畏犧牲，繼志承烈，寫下守護寶島美麗家園的不朽篇章。

▼李桂丹烈士與母親李周慶貞女士合影
【照片由作者提供】。



▲國防部史政局編印的《李桂丹烈士傳》
【照片由作者提供】。



曾經有那麼一群年輕人，
每一次起飛都可能是永別，
每一次落地都必須感謝上蒼。
他們義無反顧沖上青天，
一瞬成永恆……

我敢打賭，看過宮崎駿電影《風起》的人，可能遠遠超過了解中華民國空軍歷史的人。然而，又有誰知道，那個在電影《風起》中為了追尋日本飛翔之夢的青年堀越二郎所製造的零式戰機，正是在抗戰期間，國軍空軍最強大的敵人。

我相信，看過《風起》的人，一定對天空、飛翔、空軍充滿夢想。但很少有人知道，杭州的中央航空學校大門口，立著這樣的精神堡壘，上面寫著：「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這是對死亡的蔑視，也是對戰爭的無懼；更是對敵人的一聲吶喊。每一個進來的學生，不只為了戰勝，而是以不惜一死的精神，飛向天空，在長空之中，決戰至死，甚至同歸於盡。

那是一個大時代，能夠進入空軍的學生，都是一時之選，許多都是書香門第，卻遭逢戰亂而家破流亡的孩子。他們為了國仇家恨，飛上天空。

抗戰八年，空軍在空中擊落日機超過六百架，地面擊毀敵機超過六百架，本身損失軍機近一千架，犧牲官兵超過四千人，飛行軍官陣亡將近四分之一，他們以弱勢的資源，對抗源源不絕生產軍機的日本，卻往往產生戰略打擊的效果，一如邱吉爾在二戰後形容英國空軍時說的：「在人類爭戰的歷史中，從來沒有這麼多的人，虧欠這麼少的人，這麼深的恩情。」

那麼偉大壯烈的戰爭，卻只有那麼微少的記憶，正是這一段歷史有待補足的缺憾。

摘自楊渡〈另一種凝視－那麼偉大的戰爭，那麼微少的記憶〉